俗說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俗說南朝梁・沈約

謝景仁為豫章主簿，在桓元門下。元聞其善彈箏，便呼之。既至，取箏令彈（《北堂書鈔》一作令其彈之），因歌秋風，意氣殊遠，元以此知（《北堂書鈔》一引作甚重，《太平禦覽》知作奇）之。（虞世南《北堂書鈔》卷七十三，又卷一百十；歐陽詢《藝文類聚》卷四十四；太平禦覽卷一百六十五）

孝明帝時，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鄴令。喬有精神，每月朔常詣臺朝，明帝怪其來數，而無車騎，密令太子史候望之。言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飛來，因伏伺，見鳧舉網，但得一雙舄耳。使尚方識視，四年中所賜尚書郎屐履也。（《北堂書鈔》卷七十八）

桓靈寶在南州時，自講《莊子》七篇，一日更說。（《北堂書鈔》卷九十八）

司馬郎君時貴，好作妓堂，然香煙薰之，屋為之縣。（《北堂書鈔》卷一百十一）

謝安小兒時，便有名譽，流聞遠國。慕容　皝謝白狼　毛一雙，謝時年十三。（《北堂書鈔》卷一百二十一；《太平禦覽》卷三百四十一）

謝仁祖年少時，喜著刺文（《北堂書鈔》作水）　出郊郭外。其叔父誚責之，仁祖於是自改，遂為名流。（《北堂書鈔》卷一百二十九引至郊郭；《太平禦覽》卷六百九十五引有外字及下三句）

桓元作詩，思不來，輒作鼓吹。既而思得，雲：畸鶴響九皐。嘆曰：「鼓吹固自來人思。」（《北堂書鈔》卷一百三十；《藝文類聚》卷六十八）

徐幹木年少時，嘗夜夢見鳥從天上飛，銜傘樹其庭中，如此凡三過（《禦覽》有過字），又作惡聲而去。徐後果得傘以（《禦覽》有果得四字）惡終。（《北堂書鈔》卷一百三

十四；《太平禦覽》卷七百二）

丞相從事中郎王文英枕自作聲。（《北堂書鈔》卷一百三十四）

桓豹奴病勞冷，無氈可臥，桓車騎自撤已眠氈與之。（《北堂書鈔》卷一百三十四；《太平禦覽》卷七百八）

晉哀帝王皇後有一紫磨金指　，至小，可第五指帶。（《北堂書鈔》卷一百三十六）。

桓大司馬弟　性能啖，食兼數人，桓每惡之，設必倍豐。　食竟，復就兄索食（《北堂書鈔》卷一百四十三；《太平禦覽》卷八百四十九引雲：桓　性啖　集犬，大司馬每嗔　，時從兄索食）。

晉簡文集諸談士夜坐，每自設粥。（《北堂書鈔》卷一百四十四）

傅亮北征，在黃河中，垂至洛，遙見嵩山。於時同從客在坐，問傅曰：「潘安仁《懷舊賦》雲：前瞻太室，傍眺嵩邱。嵩邱、太室，故是一山，何以言傍眺？」傅曰：「有嵩邱山，去太室七十裏。此是書寫誤耳。」（《藝文類聚》卷七）

郗僧遊青溪中，泛到一曲之處（《禦覽》到作舟，無之字），輒作詩一篇。謝益壽見詩笑（《禦覽》作觀）曰：「青溪之（《禦覽》作中）曲，復何窮（《禦覽》作可）盡。」（《藝文類聚》卷九；《太平禦覽》卷六十七）

桓元寵丁期，朝賢論事，賓客聚集，恒在背後坐，食畢，便回盤與之。期雖被寵，而謹約不敢為非。元臨死之日，期乃以身捍刃。（《藝文類聚》卷三十三；《太平禦覽》卷七百五十八引雲：桓元寵丁牛期，食畢便回　與之）

張敷（《禦覽》訛作邀）從彭城還，請假當歸東。傅亮時為宋臺侍中，下舫中與張別（《藝文類聚》作傳亮下船與別，據《禦覽》補），張不起，授兩（《禦覽》有兩字）手著舫戶外，傅遂下執其（《禦覽》有其字）手，孰視張面（《禦覽》有面字），曰：「楂故（《禦鑒》無故字）是梨中（《禦覽》作之）不臧者。」便去。（《藝文類》聚卷二十九；《太平禦覽》卷六百三十四）

阮光祿大兒喪，哀過，遂得失心病。服除後，經年病瘳。（《藝文類聚》卷三十四引至心病；《太平禦覽》卷七百四十一引有服除七字）

宋　是石崇妓綠珠弟子，有國色，善吹笛。後在晉明帝宮，帝疾患危篤，群臣進諫，請出宋　。時朝賢悉見，帝曰：「卿諸人誰欲得者？」眾人無言。阮遙集時為吏部尚書，對曰：「願以賜臣。」即與之。（《藝文類聚》卷四十四，又卷十八引至帝宮，在作入脫晉字；《北堂書鈔》卷一百十引至善吹笛；《太平禦覽》卷三百八十一，又卷五百六十八）

宋　死後，葬在金城南山，對瑯琊郡門。袁山松為瑯琊太守，每醉，輒乘輿上宋　冢，作《行路難》歌。（《太平禦覽》卷五百九十七）

謝仁祖妾阿妃有國色，甚善吹笛。謝死，阿妃誓不嫁。郗曇時為北中郎，設權計，遂得阿妃為妾。阿妃終身不與曇言。（《藝文類聚》卷四十四）

江夷為右仆射，主上欲用其領詹事，語王準：「卿可覓此例。」準對曰：「臣當出外尋訪。」準後見主上，問：「近所道事，卿已得例未？」準曰：「謝琰右仆射領詹事。」琰即謝公之子，恐夷非其例，事遂不行（《藝文類聚》卷四十九；《太平禦覽》卷二百四十五）。

殷仲堪在都，嘗往看棋，諸從瓦官寺前宅上。於是袁羌與人共往窗下圍棋。仲堪在裏問袁《易》義，袁應答如流，圍棋不輟。袁多傲，然殊有餘地。殷撰辭攻難，每有往復。（《藝文類聚》卷七十四）

桓豹奴善乘騎，亦有極快馬。有一諸葛郎，自雲能走與馬等。桓車騎以百疋布置埒，令豹奴乘馬，諸葛競走，先至者得布。便俱走，諸葛恒與馬齊，欲至埒頭，去布三尺許，諸葛一透，坐布上，遂得之。（《藝文類聚》卷八十五；《太平禦覽》卷三百九十，又卷八百二十）

陶夔為王孝伯參軍，三日曲水集，陶在前行坐，有一參軍督護在坐。陶於坐作詩，隨得三五句，後坐參軍督護隨寫取詩。陶猶更思補綴，後坐寫其詩者先呈，陶詩經日方呈。大怪，收陶參軍，乃復寫人詩。陶愧愕不知所以。王後知陶非濫，遂彈去寫詩者。（《太平禦覽》卷二百四十九）

釋道安，生便左臂上一肉，廣一寸許，著臂如釧，將可上下，時人謂之印手菩薩。（《太平禦覽》卷三百六十九）

有人指周伯仁腹曰：「此中何有？」答曰：「此洪洞，容卿等數百人。」（《太平禦覽》卷三百七十一）

有人詣謝益壽，雲：「向在劉丹陽坐，見一客殊毛。」謝曰：「正是我家阿瞻。」瞻多須，故雲耳。（《太平禦覽》卷三百七十四）

王僧敬，神明俊徹，為一時之標。桓元時集聚賓客，莫有出其右者。王在坐，都不復覺有餘人，坐無王，便覺殷仲文、謝益壽為佳。王僧敬兄弟列坐齋中，見之若神。小人從戶前過，皆肅然毛豎。（《太平禦覽》卷三百九十三）

謝仆射、陶太常詣吳領軍，坐久，吳留客作食。日已申，使婢賣狗供客，比得一頓食，殆無復氣力可語。（《太平禦覽》卷四百五，又卷四百八十五）

桓宜城喪後，家至貧，孔夫人疾患須羊解神，不能得。桓溫以弟買得質羊，羊主家富，謂桓言：「仆乃不須買得郎為質，但郎家貧，幸可為郎養。」買得郎耳，車騎沖也。後江州出射堂射，羊主東邊看，車騎猶識之，呼來問：「公識我否？」答雲不識，桓公曰：「我是昔日買得郎也。」（《太平禦覽》卷四百三十二）

王孝伯起事，王東亭殊憂懼。時住在募士橋下，持藥酒置左側，諸其所念小人俞翼令在門前，若見人騎儐從東，汝可取酒藥與我。俄有行人乘馬過，翼便進酒。王語翼：「汝更看，定非官人。」王語翼：「汝幾殺我。」（《太平禦覽》卷四百六十九）

謝萬詣簡文，萬來無衣幘可前，簡文曰：「但前，不須衣幘。」即呼使入。萬著白綸巾，鵠氅喪，履板而前。既見，共語，移日，大器之。（《太平禦覽》卷四百七十五）

劉柳為仆射，傅迪為左丞。傅大讀書而不解其義，劉唯讀老、莊而已。傅道劉雲：「止讀十二卷，何足本人。」劉道傅雲：「讀書雖多，而無所解，可謂書簏。」（《太平禦覽》卷六百十六；《北堂書鈔》卷九十八引傅迪二句）

殷伯仁（一引作弟）為何無忌參軍，在潯陽與何共樗ㄩ。何得百萬便住（一作得何百便住），何守語求贖決，不聽，何大怒，罵殷曰：「戇子敢爾，取節來。」殷猶傲然，謂何曰：「朝廷授將軍三千羸兵狗頭節（《北堂書鈔》作杖疏節），以威蠻獠，寧令妄自尊大耶！」（《北堂書鈔》有寧令句）乃復擬議國士異事，何便令百人收殷付獄中。殷歌嘯自若，經一日，遂恚死。（《太平禦覽》卷六百八十一，又卷七百五十四引至罵殷，無何守八字；《北堂書鈔》卷一百三十引雲：殷伯弟為何無忌參軍，下接何罵殷曰至妄自尊大耶）

車武子婦，大妒，夜恒出掩襲車。車後呼其婦兄顏熙夜宿，共眠，取一絳裙掛著屏風上。其婦果來，拔刀逕上床，發欲刃床上人。定看，乃是其兄，於是慚羞而退。（《太平禦覽》卷六百九十六）

劉真長小時，居丹徒，家至貧，織芒履以養母（六字據《禦覽》補）。劇方回數出南射堂射，劉往市賣履，路經射堂邊。過人無不看射，劉過，初不回顧。方回異之，遣問信，答雲：「老母朝來未得食，至市貨履，不得展詣。」後過，劇呼之使來與共語，覺其佳。（《太平禦覽》卷六百九十八，又卷四百八十五引雲：劉真長少時居丹徒，家至貧，織芒履以養母）

桓元在南州，妾當產，畏風，應須帳。桓曰：「不須作帳，可以夫人故帳與之。」（《太平禦覽》卷六百九十九）

荀介子為荊州刺史，荀婦大妒，恒在介子齋中，客來便閉屏風。有桓客者，時在中兵參軍，來詣荀諮事，諭事已訖，為復作餘語。桓時年少，殊有姿容，荀婦在屏風裏，便語桓雲：「桓參軍，君知作人不？論事己訖，何以不去。」桓狼狽便走。（《太平禦覽》卷七百一）

謝萬作吳興郡，其兄安時隨至郡中。萬眠，常晏起，安清朝便往床前，叩屏風，呼萬起。（同上）

顧虎頭為人畫扇，作稽阮而都不點眼睛。送還（一引有此二字），主問之，顧答曰：「那可點睛？點睛便語。」（《太平禦覽》卷七百二，又卷七百五十引無可二字，作點眼睛便欲能語）

何承天、顏延年俱為郎，何問顏曰：「藿囊是何物？」顏答曰：「此當復何解耶？藿囊將是卿言？腹中無所有，純是藿。此是世俗相調之辭也。」（《太平禦覽》卷七百四）

桓元取羊欣為征西行參軍，元愛書，呼欣就坐，乃遣信呼顧長康與共論書。至夜良久，乃罷。（《太平禦覽》卷七百四十七）

毛泰買一玉窪，八十八分。（《太平禦覽》卷七百五十九）

王慶孫為襄陽都督，後之鎮，爾時沔中蠻盛，斷道，縛得王去。將還家，語王雲：「汝是貴人，試作貴人行者。」驅逼不得已，王便行。蠻以其貴人不堪苦使，令與婦女共碓下舂。（《太平禦覽》卷八百二十九）

王子敬學王夷甫，呼錢為阿堵。後既詔出赴謝公，主簿過會下，與擲散當。其夕，手自抱錢，錢竟明日已後雲：「何至須阿堵物。」。（《太平禦覽》卷八百四十九）

王東亭嘗之吳郡，就汰公宿。別，汰公設豆藿糜，自啖一大甌。東亭有難色，汰公強進半甌。（《太平禦覽》卷八百五十九）

桓石虎是桓征西兒，未被舉時，西出獵，石虎亦從獵。圍射虎，虎被數箭，伏在地。諸將謂石虎曰：「惡郎能拔虎箭不？」石虎小名惡子，答曰：「可拔耳。」惡子於是逕至虎邊，便拔得箭，虎跳越，惡子亦跳，跳乃高，虎還伏。惡子持箭便還。（《太平禦覽》卷八百九十二）

齊沈僧照，別名法朗，攸之之孫也。記人吉兇，頗有應驗。嘗校獵，中道而還，左右問何故，答曰：「國家有邊事，須還處分。」問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向聞南山虎嘯，知耳。」俄而使至。（同上）

京下劉光祿，養好鵝，後軍從京還鎮尋陽，以一只鵝為後軍別，純蒼色，頸長四尺許，頭似龍。此一只鵝，可堪五萬，自後不復見有此類。（《太平禦覽》卷九百十九）